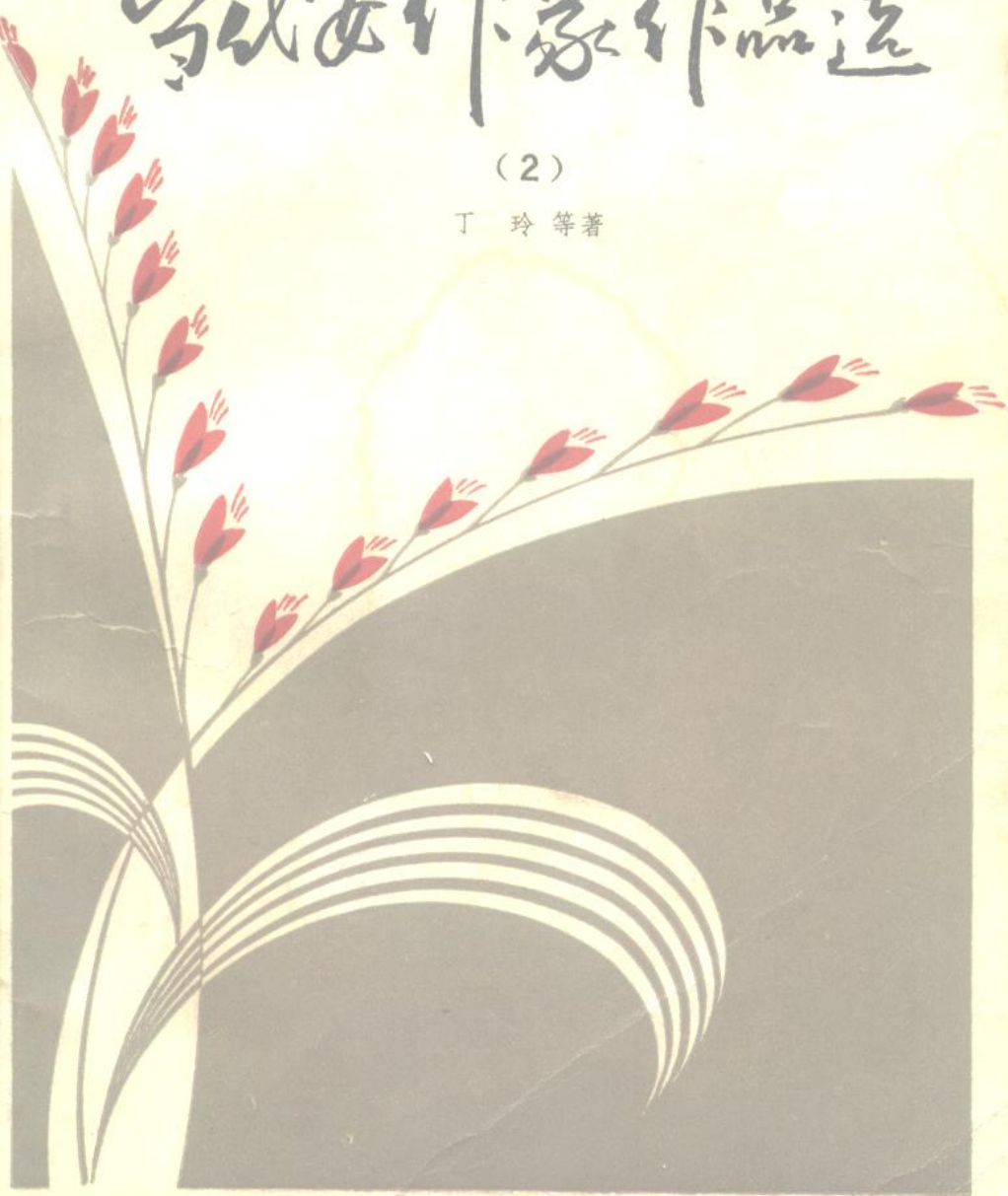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女作家作品选

(2)

丁玲等著



I217/45

当代女作家作品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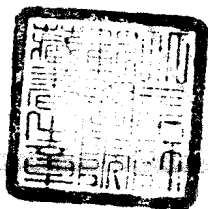
(2)

丁 玲等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72731



772731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本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选，选入了三十七位至今仍活跃在我国文坛上的女作家的作品（不包括台湾省、香港、澳门以及侨居国外的），分一、二两册，所选作品力求能够代表作家本人艺术水平和风格，并优先选入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，也顾及老作家不同时代的代表作。每位作者均附有小传和照片。

当代女作家作品选

（ 2 ）

丁 玲等著

刘锡诚 高洪波 编

雷达学 李炳银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5.125印张 1插页 337,000字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600册

书号 10111·1257 定价 1.30元

目 录

茹志鹃	1
百合花	
草原上的小路	
贺抒玉	41
视察工作的时候	
柯 岩	61
周总理，你在哪里？	
船长	
草 明	95
陈念慈	
延安人	
柳 溪	131
爬在旗杆上的人	
莫 耶	161
延安颂	

20100158

袁 静	165
-----------	-----

天津青年，高高飞翔吧！

不可战胜的力量

——广西边防前线纪实之一

黄庆云	185
-----------	-----

妇女主任

黄宗英	201
-----------	-----

星

大雁情

黄 铁	245
-----------	-----

姑娘的心

菡 子	251
-----------	-----

万姐

香溪

红花草

曾 克	275
-----------	-----

战地婚筵

董 速	293
-----------	-----

在革命的摇篮里

湛 容	313
-----------	-----

人到中年

逮 斐	407
-----------	-----

舞台上下

韩蔼丽	423
-----------	-----

湮没

颜一烟	447
我的童年	
初夏	
潘 青	455
彩莲婶婶	
编后记	478



茹志鹄

一九二五年旧历九月十三日我出生于上海，自幼随祖母做手工饅口。因家庭贫困，直至十一岁才在上海市私立普志小学上学。初中毕业后，一九四三年于上海私立颐生小学任教半年。同年冬，随兄参加新四军，在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当演员。一九四七年写了歌词《跑得凶就打得好》，曾获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。一九五〇年在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《何栋梁与金凤》。一九五一年创作话剧《不拿枪的战士》，获一九五五年南京军区颁发的文艺创作二等奖。一九五五年七月从部队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，任《文艺月报》编辑，并于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后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。一九五七年发表反映少年儿童斗争生活的小说《黎明前的故事》。一九五八年三月在《延河》上发表了歌颂军民血肉关系的短篇小说《百合

花》。一九五九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集《高高的白杨树》，收录了十篇短篇和五篇特写。一九六〇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。一九六二年出版第二个短篇集《静静的产院》。两个集子里的作品，大都是描写不同时代的妇女生活和她们思想感情变化的。我现任《上海文学》编委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写了《草原上的小路》、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等短篇小说。

百 合 花

一九四六年的中秋。

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。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，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队去帮助工作。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！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，最后才叫一个通信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。

包扎所就包扎所吧！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。我背上背包，跟通信员走了。

早上下过一阵小雨，现在虽放了晴，路上还是滑得很，两边地里的秋庄稼，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，珠烁晶莹。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。要不是敌人的冷炮，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，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！

通信员撒开大步，一直走在我前面。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。我的脚烂了，路又滑，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。我想喊他等等我，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；不叫他，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。我开始对这个通信员生起气来。

噫！说也怪，他背后好象长了眼睛似的，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。但脸还是朝着前面，没有看我一眼。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，他又噤噤噤的自个向前走了，一下又把我甩下几

丈远。我实在没力气赶了，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。不过这一次还好，他没让我捺得太远，但也不让我走近，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。我快走，他在前面大步向前；我走慢，他在前面摇摇摆摆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没看他回头看我一次，我不禁对这通信员发生了兴趣。

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，现在从背后看去，只看见他是高挑挑的个子，块头不大，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，是个挺棒的小伙子。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，绑腿直打到膝盖上。肩上的步枪筒里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，这要说是伪装，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。

没有赶上他，但双脚胀痛得象火烧似的。我向他提出休息一会后，自己便在田界的石头上坐下来。他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，把枪横搁在腿上，背向着我，好象没有我这个人似的。凭经验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女同志的缘故。女同志下连队，就有这些困难。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，面对着他坐下来。这时，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青稚气的圆脸，顶多十八岁。他见我挨他坐下，立即张皇起来，好象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，局促不安，掉过脸去不好，不掉过脸去又不行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。我拚命忍住笑，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。他没回答，脸涨得象个关公，呐呐半晌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。原来他还和我是同乡呢！

“在家时你干什么？”

“帮人拖毛竹。”

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，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一片绿雾似的竹海，海中间，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，盘旋而上。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，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，扛了几支青竹，竹梢长

长地拖在他后面，刮打着石级哗哗作响。……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！我立刻对我这位同乡，越加亲热起来。我又问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。”

“参加革命几年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“你怎么参加革命的？”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象是谈话，倒有些象审讯。不过我还禁不住地要问。

“大军北撤时^①我自己跟来的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”

“娘，爹，弟弟妹妹，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。”

“你还没娶媳妇吧？”

……他绯红了脸，更加忸怩起来，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。半晌他才低下了头，憨憨地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，但看到他这样子，只得把嘴里的话，又咽了下去。

两人闷坐了一会，他开始抬头看看天，又掉过来扫我一眼，意思是在催我动身。

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摘了帽子，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。这是我的不是，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，为了我跟他说话，却害得他出了这一头大汗，这都怪我了。

我们到包扎所，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。这里离前沿有三里

① 1945年鬼子投降后，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，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，并忍痛撤出江南。但时隔不久，国民党竟背信撕毁协定，又向我中原、苏中等解放区大举进攻。

路，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，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，显然，小学已多时不开课了。我们到时，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，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，算作病床。

我们刚到不久，来了一个乡干部，他眼睛熬得通红，用一片硬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，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挡光。他一肩背枪，一肩挂了一杆秤；左手持了一篮鸡蛋，右手提着一口大锅，呼哧呼哧地走来。他一边放东西，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，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，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。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，他说什么我都没大听清。好象是说什么被子的事，要我们自己去借。我问清了卫生员，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有发下来，但伤员流了血，非常怕冷，所以得向老百姓去借。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。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，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，怕来不及就顺便请了我那位同乡，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。他躊躇了一下，便和我一起去了。

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，进村后他向东，我往西，分头去动员。不一会，我写了三张借条出去，借到两条棉絮、一条被子，手里抱得满满的，心里十分高兴，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，看见通信员从对面走来，两手还是空空的。

“怎么，没借到？”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，又很开通，怎么会没有借到呢，我有点奇怪的问。

“女同志，你去借吧！……老百姓死封建。……”

“哪一家？你带我去。”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，说崩了。借不到被子是小事，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。我叫他带我去看看。但他执拗地低着头，象钉在地上似的，不肯挪步。我走

近他，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。他听了，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。

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，里面一间房门上，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，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。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“大姐大嫂”地喊了几声，不见有人应，但响动是有了，一会，门帘一挑，露出一个年青媳妇来。这媳妇长得很好看，高高的鼻梁，弯弯的眉，额前一绺松松的刘海。虽穿的是粗布，倒都是新的。我看她头上已硬翘翘地挽了髻，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，说刚才这个同志来，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。她听着，脸扭向里面，尽咬着嘴唇笑。我说完了，她仍不作声，还是低头咬着嘴唇，好象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，这一来，我倒有些尴尬了，下面的话怎么说呢！我看通信员站在一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好像是看连长作示范动作似的。我只好硬了头皮，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，接着还跟她说一遍共产党的部队，打仗是为老百姓的道理。这一次，她不笑了，一边听，一边向房里瞅着。我说完了，她看看我，看看通信员，好象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。半晌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。

通信员乘这机会，颇不服气地说道：

“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，她就是不借，你看怪吧！……”

我赶忙白了他一眼，不叫他再说。可是来不及了，那个媳妇抱了被子，已经在房门口了。被子一拿出来，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。这原来是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，被面是假洋缎的，枣红底，上面撒满白色的百合花。她好像是故意气通信员，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，说：“抱去吧！”

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，就一努嘴，叫通信员来拿。没想到他竟扬起脸，装作没看见。我只好开口叫他，他这才只好绷了脸，垂着眼皮，上去接过被子，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。不想一步还没有走出去，就听见“嘶”的一声，衣服挂住了门钩，肩膀处，挂下一片布来，口撕得不小。那媳妇一面笑着，一面赶忙找针拿线，要给他缝上。通信员高低不肯，夹了被子就走。

刚走不远，就有人告诉我们，刚才那位年青媳妇，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，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。我听了，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，通信员也皱起眉头，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。我想他听到这样的话一定有同感吧！果然，他一边走，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。

“我们不了解情况，把人家结婚的被子也借来了，多不合适呀！……”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，便故作严肃地说：

“是呀！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，在做姑娘时，不知起早熬夜，多干了多少零活积起来的钱，或许曾为了这条花被，睡不着觉呢。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。……”

他听到这里，突然站住脚，待一会，说：

“那！……那我们送回去吧！”

“已经借来了，再送回去，倒叫她多心。”我看他那副认真、为难的样子，又好笑，又觉得可爱。不知怎的，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。

他听我这么说，也似乎有理，考虑了一下，便下决心似的说：

“好，算了。用了给她好好洗洗。”他决定以后，就把我抱的被子，通统抓过去，左一条，右一条地披挂在自己肩上，大踏步地走了。

回到包扎所以后，我就让他回团部去。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，向我敬了礼就跑了。走不几步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在自己挎包里掏了一阵，摸出两个馒头，朝我扬了扬，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，说：

“给你开饭啦！”说完就脚不点地地走了。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，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支野菊花。跟那些树枝一起，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。

他已经走远了，但还见他肩上挂下来的布片，在风里一飘一飘。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。现在，他至少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。

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。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，帮我们打水，烧锅，作些零碎活。那位新媳妇也来了，她还是那样，笑眯眯地抿着嘴。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，但她不时的东张西望，好象找什么，后来她到底问我说：

“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？”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，他现在到前沿去了。她不好意思笑了一下说：“刚才借被子，他可受我的气了！”说完又抿着嘴笑着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、棉絮，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、桌子上（两张桌子拼起来，就是一张床）。我看见她把自己的那条百合花的新被，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。

天黑了，天边涌起了一轮满月。我们的总攻还没有发起。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，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，又盲目的轰炸，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的升起，好象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，把地面上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。在这样一个“白夜”里来攻击，有多困难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！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，也憎恶起来了。

乡干部又来了，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。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。

啊！中秋节，在我的故乡，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，上面供一副香烛，几碟瓜果月饼。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，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姑娘享用过的东西。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：“月亮堂堂，敲锣买糖，……”或是唱着：“月亮嬷嬷，照你照我，……”我想到这里，又想到我那个小同乡，那个拖毛竹的小伙，也许，几年以前，他还唱过这些歌吧！……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，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，也许在团指挥所，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呢！……

一会儿，我们的炮响了，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，攻击开始了。不久，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，包扎所里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。

我拿起小本子，去登记他们的姓名、单位，轻伤的问问，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，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。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，“通信员”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，心跳起来。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×营的字样。啊！不是，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信员。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，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。通信员在战斗时，除了送信，还干什么，—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。

战斗开始几十分钟里，一切顺利，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，都是我们突击第一道鹿砦，第二道铁丝网，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。但到这里，消息忽然停顿了，下来的伤员，只是简单地回答说“在打”，或是“在街上巷战”。但从他们满身泥泞、极度疲乏的神色上，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

架上，大家明白，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。

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，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，耽搁下来。我们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，只得带着那些妇女，给他们洗脸洗手，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，带着被包的，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，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，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。

做这种工作，我当然没什么，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，就是放不开手来，大家都抢着去烧锅，特别是那新媳妇。我跟她说了半天，她才红了脸，同意了。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。

前面的枪声，已响得稀落了，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，其实还只是半夜。外面的月亮很明，也比平日悬得高。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。屋里铺位都满了，我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。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，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。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，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，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：“大夫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！你治好他，我……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！……”他说话的时候，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睁大了眼盯着我，似乎我点一点头，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似的。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，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，短促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我急忙拨开他们上前一瞧，我看见一张十分年青稚气的圆脸，原来棕红的脸色，现已变得灰黄。他安详地阖着眼，军装的肩头上，露着那个大洞，一片布还挂在那里。

“这都是为了我们……”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，“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准备往前运动，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，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，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，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